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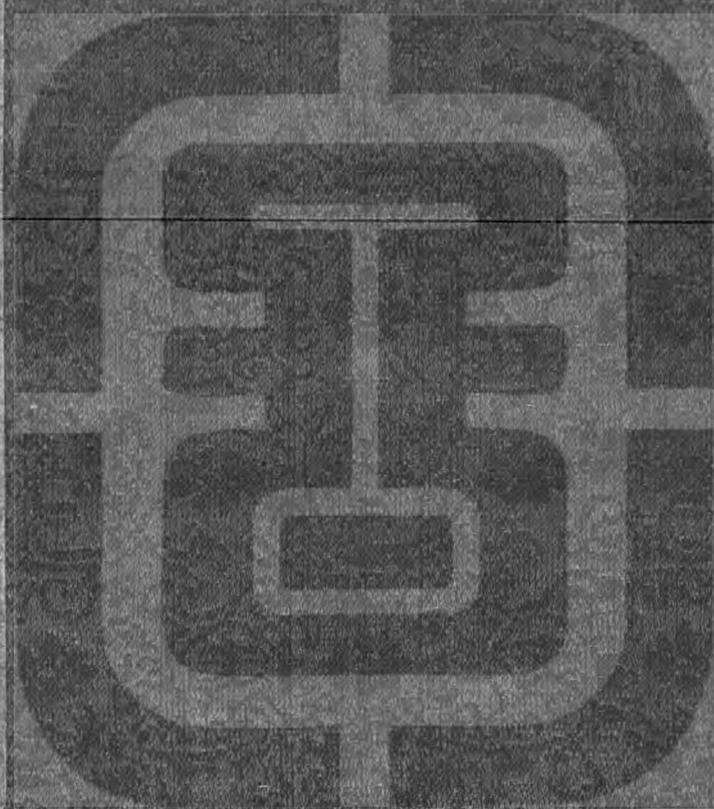
續

通

志

叛臣傳

冊二第



協修 臣鄭應元恭校

續通志

叛臣傳

五代

趙在禮

朱守殷

董璋

范延光

安重榮

安從進

楊光遠

李守貞

王景崇

趙思綰

皇甫暉

杜重威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

按薛史守文死

事其子延祚為守光所殺是守  
光殺者非守文也謹附訂于此  
在禮奔太原唐莊宗時

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

暉作亂劫在禮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遂興

唐尹王正言在禮自稱兵馬留後按薛史在禮引衆入鄴自稱留後在同光四年二月六日謹識莊宗遣元行欽討之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

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

禮留于魏明宗即位拜鄴都留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

等皆去在禮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

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按薛史在禮節度滄兗同襄宋五州

俱在後唐具節度鄆許徐三州則在石晉至開運元年

十一月復除兗州節度三年正月移晉昌節度迄于晉

山本傳所叙歷鎮蓋兼唐晉兩朝言之謹識所至邸店羅列積貨巨萬晉出

帝時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

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

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既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

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按薛史在禮在宋州時少帝為子延煦娶

在禮女進封秦國公謹識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伊

喇等拜於馬首伊喇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

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為契丹所鎖中夜惶惑

解衣帶就馬櫪自經死。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為奴，名會兒。莊宗即位，以其廝養為長直軍，以守殷為軍使。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為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恃恩驕恣，凌侮勲舊，與伶人景進相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於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趣明宗

歸藩，無與禍會。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為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不至。聞莊宗已崩，即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即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明宗詔幸汴州，或以為東諸侯有倔强者，將置制之。守殷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傳其城。汴人開門納延

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徇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召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明宗憐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為洺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家世少與高季興孔徇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為子是為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太祖璋以軍功為指揮使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即以為刺史梁亡事唐為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為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

軍事大小皆與參決蜀平以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

使李仁矩賫詔諭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安重誨亦馳

書于璋

原作使仁矩齋安重誨書往諭璋考薛史是時遣仁矩賫詔又遣重誨馳書于璋以徵貢是重

誨書特附詔以謹據改正

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

殺仁矩仁矩泣涕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為兩川刺史以精兵為其牙衛分布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為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

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為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闕為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留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封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仁矩、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留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

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留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唐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

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為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為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為獄吏所護。莊宗入汴。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為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

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為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為樞密使。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竄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亦遠求罷。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宏昭。馮贇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

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宏昭賚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為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即以為天雄軍節度使。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延壽犄角。既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即位。延光賀表。最後至。又其女為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臨清王。以慰其心。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為契丹所虜。其衙內指揮使秘瓊悉殺溫其家族。而取其家資鉅萬計。高祖以瓊為齊州防禦使。橐其貲裝。道出于魏。

延光陰選精兵伏境上。伺瓊過。殺之。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為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媚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軍士苦大熱。皆不為用。光遠詢知誘銳等。渡河半濟。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延光遣牙將王知新。齎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攻之。

逾年不克。師老糧匱。高祖亦悔。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慚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為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為。處讓曰。當且之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楊光遠留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

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因奏延光反覆。請圖之。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延光。驅至浮橋。推墮水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不問。水運軍使曹千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祕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為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為唐振

武巡邊指揮使。晉高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重榮以巡邊千騎叛入太原。高祖即位。拜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其下不能欺。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時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契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困已弊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數以此非訕高祖。契丹使者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為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役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

并求使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為好辭。以自解。而姑息重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食馬萬匹。所為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也。重榮既僭侈。以為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為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

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牛馬自今年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佑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汧河党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

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款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諸將等本自勲勞久居富貴喪身邊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為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為言高祖患之為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和親皆所以為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

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為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  
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亂期兩敝之欲因以  
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其冬安從進反襄陽重榮聞  
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  
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  
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  
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  
去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子遺重榮獨與十餘  
騎奔還以牛馬草為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

下重榮裨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  
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  
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漆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為  
順德鎮州曰恒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為騎將從進初  
從莊宗於兵間為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  
宗時為保義彰武軍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嘗一征夏  
州李彝超卒亦無功愍帝即位徙領順化為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

送款于潞王。愍帝出奔。潞王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慚。藩鎮多務過為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為。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為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多擅留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為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

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為宮苑副使。居京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為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為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

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宗、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宗等大駭，以為神速。復為野火所燒，遂大敗。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徇于市，斬之。降襄陽為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啜沙陀部人。光遠初名阿檀，為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為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

光遠為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為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之。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以為後悔不及。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為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

達出降契丹主見之斬曰爾輩大是惡漢兒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契丹主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慚伏契丹主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契丹主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初進見佯為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為愧爾高祖以為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為魏府都招討使

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為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為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為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為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

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即位。拜太師封壽王。時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為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即以承祚為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召契丹入侵。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契丹軍相距澶魏間。用竇儀言。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帝復遣守貞

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人相食。幾盡。其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地。投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節度判官丘濬。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勅李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往。延祚至其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遂

見殺以病卒聞承勲事晉為鄭州防禦使契丹滅晉使人召承勲至京師責其劫父鬻而食之以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光遠碑銘文既立石天大雷電擊折之阿啜吸初非姓氏其後改名瑊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

李守貞河陽人晉高祖鎮河陽以為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契丹入侵守貞

領義成軍節度使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荅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于河東守貞馳往破之契丹兵多溺死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秦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楊光遠光遠降守貞以功拜同平章事賜以光遠舊第守貞取旁官民舍大治之為京師之甲出帝臨幸燕錫恩禮出於諸將契丹入侵出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為北面招討使守貞為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為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拳圍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及

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  
此公私重困守貞與重威等攻下秦州破滿城殺二千  
餘人還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領天平軍節度使又領  
歸德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趙延壽使歸國延壽詐言  
思歸願得晉兵為應而契丹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出  
帝以為然命杜重威為招討使守貞為都監屯於武強  
契丹侵鎮定守貞等軍于中渡遂與重威降于契丹契  
丹以守貞為司徒契丹入京師拜守貞天平軍節度使  
漢高祖立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使高祖崩杜重

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  
以圖而門下僧總倫言守貞有非常之相守貞乃決計  
反先是趙思綰以京兆反王景崇又以鳳翔反並遣人  
推守貞為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丸  
書遺吳蜀契丹使出兵以牽漢漢遣白文珂等攻景崇  
思綰久無功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督攻之諸將皆  
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  
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  
景崇可傳聲而破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與諸將分

為三柵柵其城三面而闕其南發五縣丁夫築長城以連三柵守貞出兵壞長城威輒補其所壞如此逾年守貞兵少食盡威督兵攻破之守貞與妻子自焚漢軍入城於烟燼中斬其首傳送京師梟於南市餘黨皆磔之王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及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閣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後事晉累拜左金吾衛大將軍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從為宣徽使監左藏

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取庫金奔迎高祖拜右衛大將軍高祖攻鄴景崇求留守起居表詣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内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遲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東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

景宗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宗兼鳳翔巡檢使。景宗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宗可速誅益。景宗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乃亡去。景宗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宗。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宗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已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宗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宗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宗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

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宗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宗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待之。景宗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宗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欲以牙兵擊城北。兵出走。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宗自焚死。輦乃降暉。

趙思綰。魏州人。為河中節度使。趙贊牙將漢高祖即位。

徙贊鎮永興。贊入朝京師，留思綰兵數百人於永興。高祖遣王景崇至永興，與齊藏珍以兵迎回鶻。陰以西事屬之。景崇至永興，贊雖入朝，而其所召蜀兵已據子午谷。景崇用思綰兵擊走之，遂與思綰俱西。高祖遣使者召思綰等，是時侯益來朝，思綰以兵從益東歸，謂其下常彥卿曰：趙公已入人手，吾屬至并死矣。奈何？彥卿曰：事至而變，勿預言也。益行至永興，永興副使安友規出迎益，飲于郊亭。思綰前曰：兵館城東，然將士家屬皆居城中，願縱兵入城，挈其家屬。益信之，以為然。思綰與部

下入城，斬州校於城門，并門者十餘人，遂閉門劫庫兵以叛。高祖遣郭從義、王峻討之。經年莫能下，而王景崇亦叛，與思綰俱送款於李守貞。守貞以思綰為晉昌軍節度使，隱帝遣郭威西督諸將兵，先圍守貞於河中，居數月。思綰城中食盡，殺人而食，計窮募人為地道將走蜀。其判官程讓能曰：公比於國無嫌，但懼死而為此。今國家用兵三方，勞弊不已，誠能翻然效順，率先自歸，以功補過，庶幾有生。若坐守窮城待死而已。思綰然之，乃遣教練使劉珪詣從義乞降，而遣其將劉筠奉表朝廷。

拜思綰鎮國軍留後。趣使就鎮。思綰遲留不行。蜀陰遣人招思綰。思綰將奔蜀。而從義亦疑之。乃遣人白郭威。威命從義圖之。從義因入城召思綰。趣之上道。至則擒之。父子俱斬於市。

皇甫暉。魏州人。為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命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為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為亂。劫其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

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不從。遂斬之。推一小校為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夜。焚貝州。以入於魏。在禮以暉為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即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為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久之。為密州刺史。契丹入侵。暉率其州人奔於江南。李景以為歙州刺

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為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為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召見暉金鎗被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

杜重威朔州人妻石氏晉高祖之女弟高祖即位封公主拜重威舒州刺史典禁兵從侯益攻破張從賓於汜水拜潞州節度使范延光反於鄴重威從高祖攻降延光徙領忠武加同平章事又徙天平遷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安重榮反重威逆戰于宗城重榮為偃月陣重威擊

之不動乃分兵為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遂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攻破之以功拜成德軍節度使重威出於武卒無行而不知將畧破鎮州悉取府庫之積及重榮之貲皆沒之家高祖知而不問及出帝與契丹絕好契丹連歲入侵重威閉城自守屬州城邑多陷契丹驅人民千萬過城下重威登城望之未嘗出救開運元年加重威北面行營招討使明年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契丹已去至古北還兵擊之重威等南

走至陽城為所圍困。賴符彥卿、張彥澤等因大風奮擊契丹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為俚語曰：逢賊得命更望復子乎？乃收兵馳歸。重威居鎮州。重斂其民戶口彫弊。又懼契丹之至。乃連表乞還京師。未報。亟上道。朝廷莫能止。即拜重威鄴都留守。三年秋。契丹高牟翰詐以瀛州降。復以重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重威至瀛州。牟翰已棄城去。重威退屯武強。契丹侵鎮定。重威西趨中渡橋。與敵夾滹沱河而軍。偏將宋彥筠、王清渡水力戰。而重威按軍不動。彥筠遂敗。清戰死。轉運使李穀教重威

以三脚木為橋。募敢死士過河擊賊。諸將皆以為然。獨重威不許。契丹遣騎兵夜並西山擊樂城。斷重威軍後。是時重威已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為帝。重威信以為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諸將愕然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為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震原野。契丹賜重威赭袍。使衣以示諸軍。拜重威太傅。契丹入京師。重威以晉兵屯陳橋。士卒饑凍不勝其苦。重威出入道中。

市人隨而詬之。重威俛首不敢仰顧。契丹尋遣重威還鄴都。明年契丹北歸。重威與其妻石氏詣別。漢高祖定京師。拜重威太尉。歸德軍節度使。重威懼不受命。遣高行周攻之。不克。高祖乃自將攻之。漢兵數敗。圍之百餘日。初。契丹留燕兵千五百人在京師。高祖自太原入。悉誅之於繁臺。其亡者奔鄴。燕將張璉先以兵二千在鄴。聞燕兵見殺。乃勸重威固守。高祖已殺燕兵。悔之。數遣人招璉等。璉登城呼曰。繁臺之誅。燕兵何罪。既無生理。請以死守。重威食盡。屑麴而食。民多逾城出降。皆無人

色。重威乃遣判官王敏及其妻子相次請降。高祖許之。重威素服出見。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悉誅璉及重威將吏。而錄其私帑。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祕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及其三子尸於市。市人蹴而詬之。吏不能禁。支裂蹈踐。斯須而盡。

續通志

叛臣傳

宋一

郭藥師

杜充

吳曦

郭藥師

按宋史奸臣傳趙良嗣傳後有郭藥師傳金史又入郭藥師於列傳兩史互見義例未協考藥

師仕宋至武泰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知燕山府復叛降金其後斡里雅布入汴詰索宮省邀取貨寶皆藥師導之宜入宋叛臣其重渤海鐵州人遼之將亡燕王溥出者並從刪省謹識

募兵遼東使報怨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為之渠首溥建號於燕改怨軍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

留守淳死其妻蕭后稱制宣和四年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以為恩州觀察使從劉延慶伐燕與蕭幹軍遇於盧溝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選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與諸將率兵六千夜渡河倍道而進質明甄五臣領五千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藥師遣人諭蕭后使降后令閉城門密召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大敗失馬步走踰城以免還猶厚賞之累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詔入朝徽宗禮遇甚厚賜以甲第姬妾張水嬉於

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又召對於後苑延春殿委以守燕對曰願效死又令取天祚以絕燕人之望變色而言曰天祚臣故主也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不敢辭若使反故主非所以事陛下願以付他人因涕泣如雨帝以為忠加檢校少傅歸鎮蕭幹入塞藥師破其衆於峯山生擒阿魯大師策勳加檢校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稱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加以常勝軍肆橫藥師右之度不能制朝廷慮其交惡

以蔡靖易度會金人索張覺安中函覺首送之金藥師  
曰若索藥師首亦當送之耶由是解體而無自固之志

矣

據宋通鑑及宋史紀事本末金史本傳增輯

藥師多遣部曲持良械精甲

貿易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以致譽言日間  
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朝論頗以為慮亟拜太尉  
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燕藥  
師迎於易州再拜帳下貫遂釋然邀貫視師至於迴野  
略無人迹藥師下馬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  
耀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敵

蔡攸亦從中力主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送伴使見藥師  
兵遇之於道金使為之斂馬引避奏言藥師威聲遠振  
攸益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  
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師瞻視不常蜂  
目烏喙怙寵恃功逆節已萌今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  
廷興禍不遠願早為之慮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  
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出  
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降  
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持

之并諸使者悉鎖於家。金帥宗望及郊，藥師率軍官迎降。金太宗以藥師為燕京留守，賜姓完顏。遂從宗望伐宋。至慶源，聞徽宗內禪，欲回軍。藥師盡知宋虛實，謂宗望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宗望遂懸軍深入，駐兵汴城，詰索宮省，與邀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也。其後復為金破宋順安軍，殺三千餘人。子安國，仕金為刑部尚書，從海陵南伐，領武捷軍都總管，為眾所惡。金世宗殺之。據金史本傳增輯

杜充字公美，相人也。喜功名，性殘忍，好殺而短於謀略。

紹聖間，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光祿少卿，出知滄州。靖康初，加集英殿修撰，復知滄州。時金人南侵，郡中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其為敵內應，悉殺之。建炎二年，宗澤卒，以充代為留守，兼開封尹，節制京東西路。尋知宣武軍節度使，召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引去，留守判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亦薦之。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俊方白事，謁未入，俊遽前，充

怒戮其使諸將稍稍帽服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  
太平王瓊屯常州以充為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  
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  
忠常州時江浙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之方  
識者寒心金人窺江充遣裨將王民張超分兵守渡乘  
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却之金人復逼砲砂時以輕舟薄  
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當晝金人對江列陣而  
佯退衆信之敵諜知無備乃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  
不能禦敵遂登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洙盡領岳飛諸裨

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約王瓊俱進瓊引兵先遁  
洙獨與戰死之充軍潰金人陷建康充渡江保真州諸  
將銜怨充嚴刻伺其敗將害之充不敢歸乃北約泗州  
劉位徐州趙立欲合兵邀敵歸路詔遣內侍任源賜親  
札激厲俾為後圖源至常州道阻未得進募健士先達  
帝意充詭詞報源充居真州長蘆寺守臣向子志勸充  
由通泰入浙充畜異志不聽所善凌唐佐先降金以書  
招充完顏宗弼復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  
邦昌故事充遂叛降金事聞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嵩巖

崑塔韓汝惟於廣州是冬充至雲中尼堪薄之久之命  
知相州充猜狙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孫自徙  
所間走歸充其副胡景山誣充陰與宋通尼堪下充吏  
炮掠備至不服釋之尋命充為燕京三司使遷行臺右  
丞相而死

吳曦信王璘之孫節度挺之中子以祖任補右承奉郎

淳熙五年換武德郎累遷高州刺史紹熙四年挺卒按

史本傳作紹興元年今據續通鑑及宋史吳挺傳改起復濠州團練使慶元四年

憲聖園陵成以勞遷武寧軍承宣使六年光宗攢陵成

按吳挺之卒原傳作紹興元年今據挺傳改正謹加案聲明

遷太尉嘉泰元年按宋史本傳誤載吳曦為都統制於慶元六年今據寧宗本紀及續通鑑

改韓侂胄謀開邊曦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樞密

何澹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

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從

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侂胄不聽曦

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

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為四川宣撫副使

以兵六萬屬之聽便宜行事復得節制財賦按劾計司

而利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招撫使曦與從弟

按原傳不紀嘉泰元年今據寧宗紀補輯謹加案聲明

按曦客姚淮源及獻階成和鳳四州事均與金史互異並加案聲明

現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董鎮共為反謀陰遣客姚淮源按金史完顏綱傳作姚圓與此異謹識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按金

史完顏綱傳載曦獻階州而不言四州與此異謹識求封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

兵曦陽為持重按兵河池不進潛為金人地以困官軍侂胄不之覺會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侵西和王喜魯翼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時已布腹心於金將士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衆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

兵守大散關曦因撤募關之戍敵由版閘谷遶出思後思不能支金遂陷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金得曦族人端遣持詔書金印間行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駸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遣徐景望為四川轉運使褚青

為左右軍統制趨益昌收總領所倉庫程松聞變棄興元去三年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正月為元年使人告其伯母趙氏趙怒絕之叔母劉日夜號泣罵不絕口曦扶出之曦既僭位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將徙居之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遣祿祁房大勛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祁尋至夔遣兵扼巫山得勝羅護等砦以遏官軍侂胄聞曦反不知所為或勸不如因而

封之侂胄納其說吳玠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翊家拱辰皆不受偽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未有以發遂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謀誅曦又與李好義及兄好古李貴等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遣將士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暉從弟晁賊黨姚淮源李珪郭仲米修

之郭澄等皆誅之。函曦首獻於朝。詔曦妻子處死。親昆  
弟除名勒停。吳璘子孫並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通主  
璘祀。

卷六百二十四

續通志

叛臣傳

宋二

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蠱目。  
權譎善下人。弓馬趨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初元兵  
破中都。金主遷汴。賦斂益橫。遺民保巖阻。思亂。於是劉  
二祖起泰安。掠淄沂。金布薩安貞遣將破之。斬二祖。據

史布薩安貞傳及續通鑑宋史紀事本末增輯餘黨推霍儀為帥彭義斌等附

按楊安兒係陸水死茲據金史及諸書改輯謹加案聲明

之楊安兒起掠莒密展徽王敏為謀主母舅劉全為帥  
汲君立等附之餘寇蠶起元兵至山東全母及其兄死焉  
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劉慶福國安用鄭行德田四于  
洋于潭等咸附之元兵退金遣完顏震洪果將花帽軍  
三千討安兒於關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敗乘舟入海  
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按宋史本傳作舟人斬安兒以獻今據金史布  
薩安貞傳及續通鑑宋史紀事本末改正安兒無子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  
射劉全收潰卒奉之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  
眾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

按原傳作洪果完顏震等出沒島  
峒今據續通鑑諸書改正謹加案  
聲明

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  
因得收餘眾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  
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其黨彭義斌歸李全全等出  
沒島峒按宋史本傳訛作洪果完顏震張惠等數人出沒島峒今據續通鑑及宋史紀事本末改正  
寶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鎮江武鋒卒沈鐸亡  
命山陽誘致米商輒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  
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弛渡淮  
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定遠民李  
先者安兒處以軍職安兒死先至山陽黃緣鐸得見純

之道豪傑願附之意。純之命先諭意羣豪，以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尅海州。全分兵襲破莒州，禽金守富察理嘉，別將于洋克密州。兄福克青州，始授全武翼大夫、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勅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給忠義糧。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輻湊，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

十一年正月，全率眾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

據續通鑑

及宋史紀事本末增輯六月，全圍海城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

州，禽洪果，械至楚城。十二年，山東來歸者日眾，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季先請預借兩月，然後率所部并良等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眾，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奪運糧之舟，率軍二萬渡淮大掠。丙乃遣全出諭之，時金人圍淮西急，馬司都統李慶宗戍濠，出戰，喪騎三千。帥司調全與先珪軍援盱眙，全往東海，點軍赴之，與金人戰於嘉山，小捷。全至渦口，值金將赫舍

哩約赫德名盧鼓槌者將濟全與其將鹿仙掩之金兵  
溺淮者數千俘獲甚衆又與阿海戰於化陂湖大捷殺  
金數將得其金牌追至曹家莊而還全進達州刺史六  
月金元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海濟南十  
二州來歸始林心欲歸宋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  
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  
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從數人挺身入城林乃開門  
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  
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

兼總管其餘授官有差進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劉  
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十  
二月大雨雪淮水冰合全請於制府賈涉欲襲泗州許  
之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踏濠冰傳城下掩金人不  
備俄城上获炬數百齊舉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  
以朝命諭京東金長清縣令嚴實因拱以求內附拱與  
定約還白賈涉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  
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餘人以行合林軍得  
數萬遂襲東平金參政蒙古剛帥衆固守全與林夾汶

按莫凱姓名續通鑑及紀事本末  
所載互異謹加案聲明

水而砦。金人堰汶水而決之。詰旦，金騎三百奄至。全帥  
衆赴之，殺數人。遂北抵山谷。遇金將幹爾達盛兵突出，  
全幾不免。會諸將至，拔以出。乃退保長清縣。精銳喪失  
大半。統制陳孝忠死焉。林兵還青州。全所攜鎮江軍五  
百人多怨憤。全乃分隸拱使先歸，而以餘衆道滄州。假  
鹽利以慰贍之。尋還楚州。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  
以季先威望出已上，乃陰結賈涉所任吏莫凱。按宋通鑑作莫  
覲。宋史紀事本末作吳覲。並與此互異。謹識。譖先殺之。涉遣統制陳選往連  
水總其軍。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友

拒而不受。潛迎石珪於盱眙，奉為統帥。全乃見涉，請討  
珪。涉以全軍布南度門，移淮陰戰艦陳於淮岸，以示珪  
有備。然後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罷支。衆心  
遂散。珪技窮，遂殺淵而挾武正、德珍降元。連水軍未有  
所屬。全求併將之。涉遂以付全。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  
來。全請於涉，欲與劉瑄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  
兵至盱眙，度淮攻剋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瑄徙盱眙，  
芻粟以實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未幾，盧鼓槌來取西  
城。全盛兵出戰，大敗。統制賴興死。明日復戰，不勝。全遁。

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於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二月，瑋再取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張惠奔全軍請降。全請於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張林叛降元，全請討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迫林。林敗走，全遂入青州。以全為保寧軍節度使，京東路鎮撫副使。據續通鑑及宋史紀

事本末

增輯 十六年，賈涉以全驕暴難制，力請還朝。五月被

召在道卒。初，涉以翟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分帳前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友統之。

屯五千淮陰。王暉于潭統之以制北軍。全輕鎮江兵，唯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壽邁不悟。十一月，以許國為淮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國數言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彌。蓋自鬻也。至是喬行簡為吏部侍郎，上

疏論國望輕不宜帥淮不報淮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開  
聞及聞國用晞稷缺望乃騰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  
不樂十七年正月國之鎮全妻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  
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  
東致書於國國大喜全固留青州國不能致數致厚餽  
邀全議事全集將校曰我不參制聞則曲在我今必往  
八月至楚州上謁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  
而大怒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既而全  
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

吾何愛馬更折節為禮因會席間出劄白事國見其細  
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  
愈喜全遂往青州十一月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  
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恐其圖  
已內自為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從弟丙壬起  
兵密告全黨全黨欲坐致成敗陽許以兵接應而實無  
意助之及潘甫等事敗全黨益不安全遣劉慶福還楚  
為亂計議官苟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  
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復告慶福曰制帥

欲圖汝乙卯國晨起蒞事忽露刃克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為賊有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樓絕城走伏道堂中明日縊於途賊擁通判姚翀入城犒南北軍使歸營事聞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州得全歡心乃授晞稷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得牒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齎牒

人南向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佯責慶福不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不問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全遣騎逆晞稷晞稷入楚城全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晞稷初至楚全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於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忽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翀以告晞稷翼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初楚城將亂，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全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全往青州。五月，攻東平，不克。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戰，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義以北，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如此，賊必成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

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古戰河南，神州可復也。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未幾，義斌與元兵戰於內黃之五馬山，兵潰，遂死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二年，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砦。全糧援路絕，與兄福謀。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我當死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敵未易支，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聞全被圍，稍欲圖之。以晞稷畏懦，謀易帥。劉瑋久在盱眙，雅意建閫，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譽京師。自謂討

賊有餘力。朝廷信之。九月。以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托代知盱眙。晞稷改知袁州。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全。狡亦俾留盱眙。托自揣資淺。尤憚夏全。乃激夏全曰。劉制使圖賊。收功在旦夕。太尉曷不往赴事會。何端坐為。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瑋勢不能卻。復就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以兵少不往。甲子。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三年二月。全妻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

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逐瑋矣。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將校多死。器甲錢粟悉為賊有。全既逐瑋。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張惠范成進出兵欲勦之。全狼狽降。金報至。中外大

恐劉瑋自効未幾死三月以姚翀嘗與李全交歡命翀為軍器少監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翀至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欲北歸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為厲階懷不自安欲圖李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偽病旬餘慶福往候之福乃躍起拔刀傷慶福慶福走左右羣起殺之福

以慶福頭納舂舂大喜時楚州自瑋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籍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翀飲翀至楊氏不出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去須鬢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聞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為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黨以錢糧不繼屢有怨言賊將國安用閻通及張林邢德王義深相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為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帥兵趨楊氏家福

謹按通鑑輯覽  
御批青宋君臣昏昧無知致時青陰結於李  
全彭托見縛於張惠誠不易之至論謹  
遵錄識加案聲明

出德手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鄂統制者殺全次子通  
及全妾劉氏。妄以為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於紹雲。  
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托、張惠、范成進。時青併  
兵往楚州。便宜盡戮餘黨。托輕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  
檄不敢自決。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  
青區畫。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於青州。惠成進以朝檄  
不及已。乃歸盱眙。密約降金。設宴邀托。乘其醉縛之。渡  
淮。按彭托輕儇無決。時青叛服不常。俱非可倚任之人。  
乃朝議忽而檄托。忽而檄青。因而諸將離心。致使時  
青陰結於李全。彭托見縛於張惠。昏朝廷區置失當。以  
釀成之也。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青宋君臣昏昧無知。欲弭亂而轉  
以速亂。誠不易之至論。恭識於此。以盱眙附盧鼓槌於  
泗州。金官惠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元。全得青報。慟哭

力告元將。求南歸。許之。授全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  
東。十月全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義深走金。  
安用殺林德自贖。全邀青及張國明於淮陰。國明辭疾。  
青父子同至。全誘殺青。遂併其軍。紹定元年春。全厚募  
人為兵。宋軍多亡走。就募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  
大治舳艫船。自淮及海相望。七月全及楊氏大閱戰艦。  
於海洋。八月趨青州。為嚴實及石小哥邀擊敗。走九月。

全歸海州治舟益急。全外恭順於宋，以就錢糧。往往貿易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餽餉不輟。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規畿甸也。全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葉秀發遣宗雄武領民兵捍禦，為賊所敗。三年，全欲銷宋兵備，使軍士穆椿潛入京城，焚御前軍器庫。於是先朝兵甲盡喪。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為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為備，且雖反而難遽絕其

糧。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疑虛喝，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其李宣差則青州賣藥人也。朝廷姑事苟安，亦不之詰。會全糴麥舟過鹽城，知揚州翟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戍將陳益樓強知縣陳遇皆遁。全入城據之。朝宗倉皇遣幹官王節入鹽城，懇全退師。全不許，留鄭祥董友守鹽城。自提兵往楚，以狀白於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慮軍民驚擾，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耶律均往諭之。全不受。朝廷為罷朝宗。

命通判揚州趙璫夫暫攝事。全造舟益急，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璫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衆。他軍士見者皆怨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於喻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船入湖，為攻撓水砦計。時彌遠多在告，執政無可否，獨參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與樞密袁詔、尚書范楷議，二人所見合，清之乃約詔見帝，力贊討之。趙范、趙葵亦請進兵，乃

以趙善湘為煥章閣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下詔討全，促荆襄淮西諸軍赴援。全兵突至灣頭，副都統丁勝拒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盛暑中督軍浚濠，決新塘水注之。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活者數千。是日璫夫得彌遠

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亟遣劉易卽全壘示之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紹耶擲書不受璫夫恐亟發牌印迓范全攻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坐郡治盡收子女貨幣全聞范葵既入遂配兵守泰而悉衆攻揚州自是屢戰全兵多敗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為田四所敗達大連死之全克焰益振余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或言城中素無薪且儲蓄支借殆盡若

築長圍三城自困全乃一意長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范葵等出兵屢擊之不退四年正月范葵揮步騎夾浮橋弔橋並出為三迭陳以待之自己至未與賊大戰別遣虎等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葵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賊敗走全既敗始大悔忽忽不樂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矯情自肆范葵夜議詰朝所向葵曰東向利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塞西門壬寅全置酒高會有堡塞候卒識其槍

垂雙拂為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為賊所易者張其旗幟全望見喜謂元宣差曰看我掃南軍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軍士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

甲并殺三十餘人賊黨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國安用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議追賊明日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范伏弩射之呼之降不應諸將欲追范懼有伏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葵追及賊於灣頭又破之俘斬及奪回糧畜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二月命胡頴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於朝

定功行賞復命趙范趙葵帥步騎十萬攻鹽城別遣金子才率王旻等將萬五千人與余玠犄角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子才自他道進攻敗賊將董友舟師達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鬪官軍畢登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燒砦柵萬餘家淮北賊歸援舟師又勦擊焚其水柵夷五城餘址子才率趙必勝王旻軍移砦西門道遇賊大戰至夜不解子才為銳陣左右救乃破之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即遣馮均等送款軍門范

等密聞於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為必討之計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軍鄭衍德等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於金淮陰遂為金有六月大戰於河西三砦賊大敗復大戰破之遂復淮安楊氏竄歸山東又數年而後斃全之寇泰州官屬十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汙詔贈三官

